

社會科學叢書

史論
新的
讀本
唯物

BORCHARDT 著
汪德景 譯

社會科學名著

史的唯物論新讀本

原名：史的唯物論概說

Borchardt 著

汪馥泉 譯

言行出版社刊行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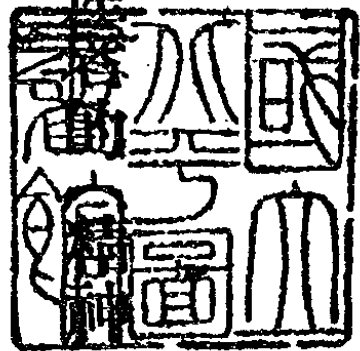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什麼是歷史？——有產者的（精神的）史觀……………	一
第二章	物質的慾望與「經濟狀態」——這及於歷史的事件的外表上的影響——對於這見解的否認……………	二三
第三章	我們在歷史上可「說明」什麼？——就原因和結果……………	四一
第四章	社會的變革底概念……………	五九
第五章	史的唯物論如何地說明社會的變革……………	七五
第六章	經濟和思想底關係……………	九一

第七章

結論——馬克思自己底關於史的唯物論的敘述……………一〇三

第一章 什麼是歷史？

——有



的)史觀

大概凡是有思慮的勞動者，已經常常聽到「史的唯物論」(「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這句話；而且不論誰，關於這句話，都應想過什麼的。但他們想過點什麼？——史的唯物論這句話，因為由同是兩個外來語成立的，所以要理解這句話，在一般是困難的事。但表示這相同的概念，還有別的一句話，便是「唯物史觀」(「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說到唯物史觀，這里，因為至少含有一個德語，只此便容

易理解。我們明白：所謂史的唯物論，是一種的史觀；只要說明「唯物」這話，便可以了。這，不消說，是由於諸位所知道的叫做「物質」(Materie)的，和「材料」(Stoff)同意義的話產生的。但一種的史觀，和物質有怎樣的關係？這和材料，保持着怎樣的關係？

爲要知道這個，我們來更進一步，一思考「史觀」這話。所謂史觀，是怎樣的東西？——當然，是關於歷史的一種的見解。這所謂見解，是怎樣的東西，這是大家知道的；——所謂歷史是怎樣的東西，這大家知道嗎？——無論誰，當然的，在事實上，大家在學校中學過了這個的！當然，這是如何地多的，有時實是清新有味的授業鐘點，是由歷史充塞了的。

我們試一回想，在這些歷史的鐘點中，學了些什麼。當幼小的小孩

時代，開始知道歷史這東西的時候，這是關於那喚起特殊愛好的感情的戰爭和鬩聲的故事，是關於神、半神及人底大事件的東西。後來，故事底領域被捨棄了，這才開始了真的歷史；又是一個長長的時期，只是戰爭、出師、戰鬥及武功這些事情。這其間，有了所謂『政治史』，一年經一年，漸漸占了重要的位置。但直到如今的歷史底授業，是由勇士、將帥、將軍、諸侯、國王等底大功績底故事成立的；所以大家在政治史上，也知道了偉大的政治家、宰相、大臣及外交官等底功績。總之，歷史底全授業，是對於幼稚的感情，注入那對於有如此的大功績的歷史上的人物，的嚙賞。偉人底歎賞，正是這歷史授業底目的、底目標。

無產者底小孩們，學習這以上的事，幾乎沒有。即幸而再能受業，——能學習所謂『文化史』的，他們實在也只是知道：怎麼怎麼的藝術

家，製作怎樣的彫像、建築、繪畫、戲曲及樂器；怎麼怎麼的學者，寫了怎樣的著作，成就了怎樣的研究。

所以，歷史底全授業，徹頭徹尾，不問男女，被限制於偉人底人格上。而且在這一點上，明明白白地反映着支配的有產者的史觀。就是這，第一，這見解，以什麼看作歷史底內容；第二，依據他們底思想，由於什麼惹起，并決定歷史底進行，從這二點上，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依據這史觀，歷史底內容，由於人類生活上所惹起的種種的事件而成立。

例如十九世紀德意志歷史底內容，是下面那樣的。先在和法蘭西的戰爭中，普魯士崩壞；其次，在普魯士國家底內部，發生了改革，成了拿破崙戰爭；此後數十年間，在諸侯間底鬥爭外，起來了自由主義的運動，成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成了普魯士反動時代；後來，發生了六十年戰爭，一

八七〇年底普法戰爭，終於，經歷我們所知道的種種的政治上的事件，看到了民法法典底編纂。

簡括地講，它底內容，是通過的種種的事件底系列。不只戰爭上的事件，例如德意志帝國底憲法編纂，和平上的事件也是如此；或者——如其我們以世界史全體底更廣大的範圍來看，——如蘇彝士運河底建設，又這以前的數百年間的亞美利加底發見、印刷術底發明等，也是如此。一切這些東西，都是歷史上的事件。一切這些東西，都屬於歷史；它底全體，造成「世界史」。因此，想學歷史的人，不可不知道這些事件。

事實上，如上所述，從通常的歷史底授業，我們能在那里看到在怎樣的原因上，歸結歷史底進行。一切這些事件，是人類所行的行爲，又不外於常常是各個的人所行的行爲。在藝術家、學者及政治家底工作上，

這最爲明顯。當然在戰爭和戰鬥，是多數的人參與的；但主要的事項，事實上，——至少，大家都這麼地對我們說。——是由將帥幹的。所以他們，是作爲它底行爲者而通過的。我們如其把歷史底進行，解釋爲各個的人所行的種種的行爲底一系列；那末，對於歷史爲什麼這麼地進行而不取別種形式的底原因，當然無可爭論了。這基於指導者底個人的性質。有時在他們底意志中，——他們，因爲是期望這種的行爲的，所以去籌劃、去實行這種的行爲。——有時在他們一般的天稟中，在那熟練或不熟練中。熟練的人，成功了，不熟練的人，是失敗了。

這是事實上，現今盛行着，而且現在我們都由這在被教育着的，關於歷史的見解。有名的歷史家托拉伊契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

schke 1834-1896），把這見解，簡約在『人類創造歷史』（Manner m.c-

hen die Geschichte) 這短短的適切的句子中。當然，在這場合，對於「人類」(Manner) 這字是不能照文字那麼解釋的；因為女子，如奧地利女帝台萊薩 (Maria Theresia 1515-1582) 和俄國底加薩林 (Catherine 1729-1796) 等，也有力地參與這個的。

這見解，是把歷史底進行，歸於指導的人物的「偉人」底觀念的；所以大家把這見解叫作精神的史觀 (Ideolog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不論誰，如其仔細地考慮這見解，這不只一點，在許多點上，定然會看到不滿足的地方。第一，這對於歷史底進行所給與的底說明，事實上，並沒怎麼的說明。這里，試舉一實例。一切的历史家，都認普魯士皇帝弗利德立希第二 (Frederick II 1712-1788) 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在他底信奉者之間，以為弗利德立希·威廉第三 (Frederich William III) ，

是毫無用場的。這樣的兩個皇帝底個人的性質；——至少，是大部分，

——應是對於當時的普魯士歷史底進行的原因。弗利德立希第二，因為

是有爲的人物，所以他對於戰爭對於和平，都成功了；弗利德立希·威廉

第三，因為不是有爲的，所以他大多的計劃，都失敗了。但我們，何從

而知甲底有爲、乙底非有爲呢？我們由於什麼，對於這樣的事情來下結

論呢？再由於他底成功或不成功呀！弗利德立希第三，因為是成功了

的，所以我們把他叫作有爲的人物；他底後繼者，正相反。於是歸結

點，是我們常常用別的事情來「說明」這事情，或者，這實不是怎麼的說

明，是大家在學問上叫作一個「同語反復」(Tautologia)的東西。這是

同一的事情，用不同的話來講兩次的意思。這恰如我們說：地球，因為

是圓的，所以是一個球。這樣的事，是沒意義的事罷。因為說圓，這

不是地球底球形底原因，實是和這同意義的東西。我們說地球是圓的，說這是一個球，這歸結，是相同的事，決不能這句話成爲別句話底說明。

——弗利德立希第三是一個有爲的人物的文句，和弗利德立希第三是成功了的的文句底關係，也是一樣的。如其弗利德立希第三因爲什麼的理由而失敗了，如其普魯士國家在他底時代滅亡了，那末歷史家，定然將向我們證明這個相同的人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罷。

當然在這場合，須把有爲、非有爲的話，常在相對的的意義上（就是，他比他底對手，較有爲——或較非有爲。）來解釋。把精神的歷史底說明當作極其沒趣的東西，正在於這一點。因爲依據這史觀，歷史底進行，真是永遠基于偶然的事件的。就是，偶然這個人，只是對付那比他更沒才能的對手，所以他成就了自己底目的；如其不是這麼的時候，

情形稍稍不同，國民底運命也將成爲別的樣子了。這史觀中永遠存在着
的謬誤，實是我們先要由成功及不成功，才能對當事者底才能底大小，來
下結論。凡是想得到一個這史觀底能使滿足處底如何缺少的例子的人，
最好閱讀席勒（Schiller 1759-1805）底荷蘭聯邦沒落史。是一個偉大
的詩人、有光輝的文學家，只是由於必要而成爲歷史家的席勒，徹底地證
明了在當事者底這性質上和這才能上，事件，和這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的
別的樣式，決不能發生。但我們，在這著作底不論哪一頁上，都不能防
止下面那麼的印象底發生。就是，如其發生了和這不同的結果，那末，
席勒便將從這事件底經過，把當事者底相反的性質作結論的罷；而且從那
正相反的性質上，一樣地，來決定的地證明相反的事件罷。

又第二，關於完成了的事業的報告底錯誤，很不少；而且這事業，常

常被歸諸於和真的創造者全然不同的別的人。這里有太多的事例，足於說明這麼的事情。從克萊休瑪爾將軍底戰記中，知道在去德法戰爭約四十年後，大家都歸諸於普魯士底一皇子的事業，實並不是由他成就的，是由他底部下底將軍成就的。我們在這里，並不想穿鑿這主張底正確與否的疑問。但至少，這主張是正確的的可能性，是有的。大家在四十年的長期間，不但以歌讚賞這皇子，而且從他底個人的勇敢、實力及慎重等，斷定他底成功。現在既已明白這皇子絕不是他底事業底完成者；那末用上述的方法，如何能說明這事件！——這麼的事件，極其重要；因為不管這皇子底事是如何的，把一種行動底結果，從外表上來看歸諸於最高的指揮者這件事，事實上已成了通常的習慣；歷史家，當他偶然不知道真的事實關係時，不得不對那由這結果而發生的應有的一切性質，毫不躊躇

地，捏出上面那麼的人物。和這相反的例是：任奧大利北軍底司令長官，蒙一八六六年底敗績的奧大利底步兵大將倍奈狄克底事情。他也在四十五年的長期間，被看作這敗績底責任者，大家都說這敗績是因爲他底無能。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的德意志時論，發表一篇論文，是依據到那時爲止所不知道的材料，全然不同地說明這事情的。這論文，說倍奈狄克底部下底將軍，受了和倍奈狄克有嫌隙的維也納貴族黨直接的囑托，不絕地擾亂司令長官底命令。我們就是在這場合，那怎樣的說明是正確的疑問，也想任憑它。但果是誰真正成就了這事業的事，是如此不正確而可疑，那末依據『偉人』底性質來說明歷史，這有什麼的價值呀？順便講一句：關於這一點，席勒還給與了可注意的例子。在關於斯巴達底

利柯爾古斯 (Lykourgos 900. B. C.) 底立法的一論文中，他極口贊賞利

珂爾古斯底賢者。『不論怎樣的立法者，沒有像利珂爾古斯給與了自國民那麼，將統一、國民的利益、共同精神，給與各自底國家的。』——但現在，依據十九世紀底完成了的歷史的研究，已決定的地證明了！利珂爾古斯，是全然不會存在過的，是傳說上的一個人物；成爲他底功績的立法，至少大部分，是在遙遠的後世，爲了由于指示『古昔的平治的時代』，來支持自派底努力的黨派上的目的，而看到的一種產物。當然，席勒關於這事，絲毫也不能知道。他做做當時的歷史學的狀態，把只是一種古傳說的東西當作真的史料，并由這來下創造者底聰明的結論。這事例，正是說明精神的的歷史底說明中所有的全般性的謬誤；因爲關於和我們已看到的同樣的人物的不正確，是很普遍的。

但一切這些事情，還不是最壞的思想。比這更厲害的，是這精神的

史觀，把完全的論理和推斷，推行到最後爲止，立即達到不合理的矛盾的結論。

就是，如其誰，以爲歷史是由指導的人物「創造」的，所以可由他們底個人的性質來說明的，那末，他，不消說，對於這人物，定然努力想知道得盡量的多。於是，那一件一件事，都能有出於意表的意義。

這麼，常常墮入於盡些無聊的話中；純個人的底許多的逸事，被載入國內一般的歷史教科書中。我們底小孩們，在歷史的鐘點中，一本正經地學習那，如德意志底皇太子，在加爾斯巴獨，贈一個窮婦人以放着錢的錢袋，如皇后給加綏爾的基姆娜齊奧姆以一流的旗，及其他種種同樣的事。

這，當真是「歷史的」事件嗎？在布爾喬亞歷史家中有名的嚴肅的人，是否定這麼的事的罷；同時，他們，雖則矛盾，否定了從他們自己

底前提所發生的結論。因為如皇太子，如皇后，——至少，到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為止。——是屬於對於歷史的事件底進行，給與顯著的影響的人之中的。依據有產者的史觀時，所謂他們底個人的物質，是極其重要的。要知道這個人的物質，上述那麼的瑣事，常常是最適當的。——總之，再來舉一個例罷。對於世界史上的事件，最活潑潑地精神充足地去干與的人們中的一人，不消說是法蘭西底皇帝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他在外表上，布列赫赫的政治，在許多的幸運的戰爭中打勝仗，但同時，在別一方面，由於內部底不經濟，無限的浪費，人類生活底蔑視等，使法蘭西國民陷入失望中，而且，——在一般地能使各個的人負責任的範圍內，——他，在死後的二代之後，對於引起了偉大的法蘭西革命的事情，在顯著的程度上，負着責任的。

布爾喬亞歷史家，站在精神的史觀上，如何地判斷這路易十四底歷史的活動？他，依據這史觀，如何地說明法蘭西歷史底進行？這請看貝

加（Becher）底世界通史（第三版，一八九二年，第六卷，五一二頁）。

「他，因為天生就有着對於光榮的如燃的感情，所以他底異常的行動緊緊地縛住他，即令一瞬間，也不能將他底威嚴和他底國民底名譽，等閑視之。在他底一切行為和言語中，因為以使自己被崇視為這地上的最大的君主為唯一的目的，所以他總使用確確定的話。

他因為不論想贊助自己的是誰，總加以激勵，給與有雅量的賞讚，所以求這麼的名譽的心，當時很能捉住自己、捉住那感到是「偉大的」國民的法蘭西底全國民。路易十四底時代，作為法蘭西文化底繁榮時代，劃了這國民底歷史的一時期。……而且事實上，法蘭西國

民，在不論怎麼的時代，總不能如在十七世紀底後半紀那麼，有許多
的優秀的人物。」

上述那麼地思考，是全然適合于論理的。因為國王是求名譽的人，
所以他不論那想滿足自己底名譽心的是誰，總給與賞讚。結果，法蘭西
國民底全體，都努力於給與這麼的賞讚和榮譽。這麼，國民底全體，啓
發了那為名譽心所燃燒、想把自己底名譽抬高的各種的性質；所以，法蘭
西國民，達到了一種偉大的精神上的繁榮，而且，——更作為結果，——
成就了偉大的歷史上的事業。

和這相反的結論，當然定能同樣地起來，這成了下面那麼的東西。

如其國王天生就沒有「求名譽的感情」，那麼他這時，對於那想助成自己
底名譽心的不論誰，便不加以鼓舞，也不給與有雅量的賞讚了罷。而

且，「名譽心」不能捉住全國民，他們不能達到那麼的文化底繁榮，因此，當時不能產生許多優秀的人物，也不能在戰爭或和平上成就那麼的事業了罷。這麼的時候，不消說，並不在那麼的狀態中生活，因而，怕達不到法蘭西革命了罷。簡括地說，——因為誰也知道這些事件底及於其他諸國民底歷史的影響，——世界史底全經過，如其路易十四有着稍稍不同的性質，那末大約三百年間，這將大異其面目罷！

誰都明白這是背理的！這只是將歷史底進行歸諸于「偉人」底行為與性質的精神的史觀底合理的的結論。誰承認了這前提，便不能逃避這結論！嚴肅地思考事物的有名的布爾喬亞歷史家，雖不會弄到貝加底那麼的背理，但這只是他們逃避自己底說明底結論。這也仍舊充分地顯現了這個的。實在，在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發行的，保守的的雜誌國

境底使者（二六一頁）中所載的，一篇嚴肅的可注意的論文中，可以看到下述的記事。

「在聖書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一神學者，這一天和別的人們對我說：自己看到被插入了『你成爲彼得』（"Tu os Petrus"）的話。

他又說：請一思考這事未發生的場合的世界史底進行！」

這可以明白：即令在布爾喬亞基中嚴肅地思考事物的有教養的人們，也把和貝加同樣的沒途轍的不合理，嚴肅地以爲是正確的。他們扳起面孔，以爲：因爲一個未知的僧侶在聖書底原文中寫了幾句，所以世界史底進行便成了別的式樣了！而且橫在這根柢中的見解，事實上，行於一切的人們之間，——甚至行於最有名的布爾喬亞歷史家之間。只是這些人，因爲是有理智的人，所以不會以這見解，達到那最後的可笑的結論。

作爲證據，最後，我們再來引一個莫姆生底例。他在他底羅馬史底第

三卷（五四九——五五一頁），敘述那覺撒和他以前的馬基頓底亞歷山大一樣，保證猶太教的事；下面那麼附加着說：

「這兩個偉人，不消說，並不和幫助猶太底國民性同等地幫助希臘或意大利希臘底國民性的。但猶太人（莫姆生，在這里，一個個地數計，基于它底外表上的性質。）在以那設立於許多的政體（小的自治團體）底廢墟上，而且到某程度爲止的抽象的的，原已用盡了的國民性，準備起來的國家中，能預約地成就的。」

這，正是精神的史觀。「偉人」用手指點點鼻子，想，自己如何地來「創造」歷史。如其這個人，有一點點不是偉人，或者另外爲什麼的偶然的事件所侵擾，那末，他便別的式樣地創造歷史，而世界史將大異其

面目罷。

誰不期望這麼的明明白白地矛盾的結論，便應否認那橫在這根柢中的這見解；他們不可不和我們一起，把精神的史觀全體，解為錯誤的東西的罷。

第二章 物質的慾望與「經濟狀態」——這

及於歷史的事件的外表上的影響

——對於這見解的否認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由於第一章中所述的種種的理由，否認精神的史觀，從別的原因來說明歷史底進行，當把這求諸於「物質」中，即人類底「物質的慾望」中的時候，我們底反對論者，激烈地反對。依據他們底思想，以爲人類底胸中蓄着低級的本能，史的唯物論使歸着那歷史底進行

在這上面。人類底一切行動，——如其依據他們底敘述史的唯物論底內容，——都由於經濟的底，因而利己的底利益來決定。一切的人，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總先熟慮那如何做去對於自己最有利益，從而行動。

所以，即令他底行爲是成爲世界史底內容的所謂「偉人」，也常常考慮自身底利益的；因此，他們底利己心，成了歷史底本來的動力。但是，——我們底反對論者，繼續着說，——這低級的見解，幸而是全然錯誤的。爲什麼呢？人類，不是單單由於這麼的野卑的東西成立的；人類底胸中蓄着更高尙的感情，如向偉大的目的的奉仕、對於真善美的感激、爲了公共的事物的犧牲、博愛心、愛國心等都是。一切這些高尙的動機，因爲是同樣地決定的地影響於人類底行爲的，所以這不但單歸着於物質的底慾望、「飲食」底欲求。我們底反對論者，對我們加以這麼的

駁論。

如其對於史的唯物論的這麼的曲解祇行於日常的煽動中的，那末我們絲毫不必驚異；但我們在我們底反對者底嚴肅的學問上的著作中，也碰到這麼的曲解。在這裡，對於史的唯物論所下的上述的見解，不消說，很容易否認。不只對於歷史（即過去），又對於日常在我們底生活中所發生的現在的事件，即令給與極其外表的一瞥，也明白這是錯誤的。當然，人類底一切的動靜，幾乎在各瞬間，都只由於對於自己底利益的顧慮而行動的，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只是法利賽人（Pharisee）能夠否認這事實。我們人類，在不絕地追求自己底利益之外，能幹什麼事呢！他們，不是依據自己底生活底全境遇，不絕地加強着在這麼幹的嗎？如其我們以人類所從事的職業底廣大的範圍來看，這在結局上，包括一切的人

類行爲底最重要的又最大的部分。我們，全體，沒有例外地，整日從事着什麼的？——我們現在不是煉瓦工、鎖匠、醫生、律師、商人、銀行代理人、政治家嗎？這些，都是爲儲錢，就是顧慮直接的個人的經濟的利益。如其我們不想從事於什麼的職業，那末我們便零落了。如其我們，沒零落之憂地，想將時間底大部分，作純經濟的以外的活動，我們當選擇自己底兩親，不可不豫先十分注意。所以，如其我們將現在的生活關係全體，用簡單而適切的話標以特色，這除了主張各人追求自己底利益之外，不能更好地來說明了罷。凡作不相信這麼的事那麼的舉動的，不論誰，都只是虛空的吹牛。

但將現在的狀態簡單而適切地標以特徵，和說明歷史底進行，這是兩件事。和那否認對於自己底利益的努力底占有人類活動底極大部分爲錯

誤一樣，——沿着這個，否認那別的顧慮也一起地在活動的事，也同樣地錯誤的罷。幾乎全人類，都是不絕地顧慮自己底利益的，但常有多少的例外。大多數的人，幾乎全體，幾乎常常，在考慮自己底經濟上的利益；但不論誰，結局，都稍有那能夠脫於經濟的以外的思想的閑暇。所以，不能不承認多少的例外和限制。但承認了這個，將很正確地說明目下的狀態的上述的命題，作為歷史底說明（Geschichtserklärung），是無用的。如其人類底一切的活動都不是從經濟上的利益導引的，那末可以竭力主張，歷史上重要的事件正是這種的例外罷。在歷史上扮一個角色的人們，他們成爲超越大多數的低級的動機的，這麼的高尙的性質底所有者，果屬不可能嗎？而且事實上，誰想否認那在他們之中，表示許多的漂亮的事！在我們底反對者底著作中，實是推翻了自己底確信，

而展開了甘願將可貴的貧困、驅逐、死、受到自己身上的，過去的一切的殉死者。始于由奈龍（Nero 37-68）皇帝當作火把而活活地燒死的基督敎底殉教者，從福斯（John Hus or Huss 1369-1414）、勃羅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至于今日，經歷數百年的系列。他們實是甘願受這苦痛的罷。他們如其捨棄這信仰，他們可以有趣地愉快地生活。但是他們底感激是更強的東西，將經濟的利益與誘惑也拒絕了。甚至于從我們底同伴間，也能找到證人。如其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要做政府底御用記者，那末他定能得到很大的報酬。而且在現在，一切編輯共產主義底報章雜誌的及它底宣傳者，蔑視自己底經濟的利益，常常走錯一步便關進監獄，或者遭遇及慘酷的危險。拉伊撲契希（Leipzig）底敎授巴爾脫（Barth）（註一），從這麼的思想上，作下述的

結論，以奏凱歌。

「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總一件事也不能說明。這可以用下述的理由來說明：爲什麼爲宗派底歸依者和同夥，即令在自己底信仰，不但不能促進那在外表上藉以導引自己的，自己底經濟的利益，而且很顯著地這相反的時候，依然忠實於他底信仰。」

（註一）見他底著作當作社會學的歷史哲學三三一頁。

在一本嚴肅的學問上的著作中看到這麼的記述，實在不能不使我們吃驚。關於那有悖於創造者自身底利益的歷史上的事業，現在所講述的，這是誰也明白的自明的事情；這是像即令馬克思主義者也很了解的事，世間的人可以當真地相信那麼明白的。雖則如此，我們既已固執着史的唯物論而不動搖，沒有巴爾特教授底常常喜歡廉價的否定，——甘願即令一

次，自己可沒有一考慮下述的事情的必要嗎：終究，事實上是否將和存於其中的全然不同的什麼的東西，向我們底史觀來捏造？

*

*

*

大多的反對論者關於史的唯物論所考慮的，是上述那麼根本的地錯誤的；同時，即令在史的唯物論底主張者之間，有着不遜於上述的的錯誤的思想的，也不少。依據這，他們想從『經濟狀態』（*Ökonomische Verhältnisse*），來說明一切的事件，即亘于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事件。

當然，這思想，比諸反對論者以為是史的唯物者底內容的東西，要強得多。就是，依據這說頭時，指導人物底偶然的性質及易變的心情，不是成了歷史上的事件底原因的；實是指導人物底意志，——和一般的人底意志一樣地，——為這時代的經濟狀態所規定，且依存以顯現。於是歷

史的生成底原動力，由於小的限於這場合的過程，移向大的關係中了。

但這說頭，對於稍稍深刻地考慮過的批評，也不能抵抗。

第一，所謂「經濟狀態」這話，原本是什麼意思，依然很曖昧。這是指各個人底經濟狀態嗎？——無疑的，是常被如此解釋的。人類這東西，如諸君所知道的那麼，全然是它底境遇底產物；他們底思想，和他們底外部底狀態，一同變化。例如當是窮人的時候，是狂暴的革命主義者的人，到生活狀態漸漸好了，便漸漸有了溫和的思想；這是我們常常看到聽到的事。這裡，大家又以爲「經濟狀態」是決定歷史底進行的。依據這：人類基於時時的外部底狀態，有一定的思想；又基於這思想，他們作行動。

如其果是如此說的東西，那末這明明和反對論者底見解，沒甚差異。

即令在這場合，也仍是由於人類底思想，導引歷史底進行。依隨着人

類底有高尙的思想或下等的思想，他們底行動也或者成爲高尙的或者成爲下等的；——因此，他們能高尙地『創造』歷史，也能下等地『創造』歷史。當然，成爲行爲之源的思想，在這場合，雖則被放在比前更廣的基礎上，即當事者底生活狀態上，但這生活狀態自身，不是繫於無數的偶然的嗎？依據這說頭，如其一個英雄豪傑，或者在決定的瞬間忽然繼承了巨萬的財產，或者和富豪結了婚，那末這便有顯著的影響及於世界史底進行，我們是達到了和在精神的史觀的場合中同樣的矛盾了。

所以，各個人底物質的狀態，供給世界史底動力的思想，不可不根本的地廢棄。在這說明底代表者之中，稍稍深刻地考慮過的人，反對我們說：他們所說的『經濟關係』，不是這麼的東西，實是指這時代全體

經濟狀態。依據這說頭，那對於歷史底進行上作決定的行動的，不是個人底經濟狀態底好壞，實是關於生產及消費的全體底狀態及由這在各人間產生的人的及物的底各種關係。由於這些，便發生了利害底共同和對立；在各國民之間，發生了利害底衝突；又在相同的國民間，也成立了有一部分共同的、一部分相反的利害的種種的集團及階級；由於這些的對立及結合底全體，產生了種種的歷史上的事件，即戰爭、同盟、立法、發明及發見、農工商業底發達等。

這說頭，不消說，比諸前述的，是合理得多的思想；這裏面，有可以首肯說「原來是如此的」的地方。但是，——證據在哪里？單單主張它自身似極正確的說明，這是不夠的；一定要由於歷史這東西來證明這主張底正確。但到現在為止，爲了這事，來作這麼的企圖的，一次也不會

有過。說這件那件的歷史上的事件，只是由於「經濟狀態」「全體的經濟狀態」「經濟的發展」等產生的結果的主張，我們不大看到過。總之，到現在為止，在什麼地方，有把說這些的事件由於「經濟狀態」產生的事，一個個地精確地指示并論證了的？（註二）事實上，至少，對於極其重要的歷史的事件底一系列，這麼的論證，似是全然不可能的。

（註二） 若干的這樣的企圖，近來，對於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底成立在企圖着。

試舉一事例：例如，說一八七〇年及一八六六年的大戰爭，是由當時的全體的經濟狀態發生的：這是可以考慮的事。當然，如上所述，單說可以考慮，這還不夠。代表那說某事件是經濟狀態底結果的史觀的，不論誰，都必須以充分的正確來論證。例如說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如何地由於當時的全體的經濟狀態發生的。但是不論誰，直到如今，不曾來論證

這事過。即令這是有成效了，單單這個，和問題底目標還有着很大的距離。對於歷史重要的，比諸戰爭自身，實更是它底結束，——如說普魯士勝利，與奧利敗績。因為由於這，才產生了歷史上的結果。但戰爭底結束，不消說，依存於各個的戰鬥底結果，其中尤其繫於珂愛尼格萊茲底決戰；所以，想經濟的地說明歷史底進行的，不可不先說明那珂愛尼格萊茲底決戰中的普魯士底勝利，依存於經濟的原因的事。但誰也不會主張這麼的事過。實在，戰鬥底結束，繫於種種的偶發的事件底全系列，——其中，尤其繫於普魯士皇太子軍底包圍奧利軍的成功與否。倍爾爾底世界通史（第十八卷，第二部，二六五頁。）中，下面那麼說。

「在數目上大占優勢，據陣地而守的奧利軍，頑強地抵抗；并且由優秀的砲兵，向四面八方大開大砲，對於進攻的普魯士軍，給與了可怕的損

害。第一軍底左翼，已瀕於非常的危機。如其不是皇太子在決定的時間，率領了駐屯皇后宮和亞爾諾的北軍到戰場上，普魯士軍怕難於抵抗那優勢的敵軍了罷。已經（在普魯士方面）充塞了「這次戰爭，已經不行了！」的感情。這時候，大家從約瑟夫街底那邊，聽到新衝向戰綫的大砲底轟聲。是皇太子氣勢很盛地率領了許多的軍團到了。」皇太子軍底開到，到那時為止，是如何地被懷疑：這，看那在普魯士軍底大本營中，已在正式地考慮退却的事實，便可明白了。「爲極大的不安包圍着的人們，在皇帝布設陣地的段皮，在數小時間，等待着皇太子底到來。因爲弗利德立希·加爾底軍隊，由于和優勢的敵軍的數小時的戰鬥，全然疲乏了，甚至日中時在皇帝那邊，商酌把軍隊退到皮斯茲利茲底右岸底適當否，皇太子底來到是這麼遲了。」如其皇太子軍再遲數小時開到目的

地，應是普魯士底可怕的敗績，來替代勝利了。如其果真如此，那末結果如何，容易洞察了。奧大利，將從德意志聯邦中除外；這以後起來的德意志帝國底建設，即令實現，也將全然不同了罷。總之，次後的時代的，全體的政治狀態，將大異其面目罷。而且普魯士底皇太子，在途中被阻，這是很可能的事！這里，一切的問題，集中於皇太子在適當的時期開到了戰場上，可以由經濟狀態來說明與否；但怕誰也不會正式地主張那麼的事。這如其不能，那末，普魯士底勝利，也不能從經濟狀態來說明；戰事底結束，——這以後的政治上的事件，及到如今為止的德意志底各種狀態底形成，也一樣地不能說明了。

當然，上述的事情，也可以應用於其他一切的歷史的事件。三十年戰爭底突發，可以從經濟上的原因來說明罷；——原本這麼的說明，如常

常在反復並不可不力說那麼，雖則到那時為止不會做過。但是，一六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在留珍（Lutzen），於伐林斯坦因（Wallenstein）和亞爾夫（G. Adolphus）之間，發生了戰事；而且在這戰事中，瑞典國王底戰死（譯者按：指亞爾夫），斷不因於經濟上的原因。但這瞬間的瑞典國王底死，是一樁重要的事件，這對於此後的戰事底進行，——對於此後的德意志底各種事情底形成，都有重大的意義；這麼的一樁樁的事件，決不能從經濟上的原因來說明：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因為這些事件，毫不依存於經濟上的原因。因此，想從經濟狀態來說明歷史的事件的一種史觀，和精神的史觀一樣，不可不斷然廢棄。

而且，史的唯物論，由於那最優秀的代表者，決不是如此在解釋的：這一看關於愛姆斯底急信的論爭，便可明白。李卜克內西在他底有名的

小冊子上，關於那說俾斯麥克在一八七〇年，誤解了由愛姆斯寄出的普魯士國王底急信，所以惹起了戰爭的事，非難他。單單這事，已明明白白了。如其史的唯物論是主張一切的——或者，至少，一切重要的，——歷史的事件是由經濟狀態發生的，那末，這對於一八七〇年底戰爭那麼的極其重要的事件，先應該適用。如其以為這戰爭是由經濟狀態發生的，那末，這在不論怎樣的場合，都必得發生罷；因此，俾斯麥克如何地解釋一封急信，是不論怎樣都可以的了。如其戰爭底責任在於經濟狀態，那末我們使他負戰爭底責任的事，斷是不可能了罷。關於愛姆斯底急信的李卜克內西底論文，教導我們：依據他底見解，史的唯物論，決不是想從經濟狀態來說明歷史的事件的；這實該有其他的意義和內容。

第三章 我們在歷史上可「說明」什麼？——

就原因和結果

雖則我們盡了一切的努力，那說明歷史的事件底進行的事，終於失敗了。精神的見解，物質的見解，在說明歷史的事件底進行上，都不足恃。

但是這，毫非不可思議，實是當然的事。當真，如其我們起初便好好地考慮過，那麼定能預想這全然否定的結果。

我們直到如今，幹了些什麼？我們一向苦于想找到那對於世界史底

各。個。的。事。件。的。說。明。而不論精神的史觀，不論唯物史觀，傳說的地代表這些的一切底努力，正向着這上面。

但是，——各。個。的。事。件，不。能。一。般。的。地「說明」。這一粗看，似是
不可思議的主張。如其我們一提出了這「說明」這話原本是什麼意義的
問題，再很注意地考慮一下，這便可明白的罷。

在通常的用語中，「說明」，是解為顯示原因的。在我們底場合，
因為一定的過程是問題，所以是顯示這過程底原因。就是：誘起、創造
及成就這過程的，被當作「原因」。

例如，在彈子檯上，一個球很靜止地橫着。另外一個球，轉向這地
方來，和第一球相碰，第一球便立即開始轉動了。如其問為什麼第一球
會轉動的，那麼可行答說因為別一個球碰了它。這過程，——在通常的

用語上——是被『說明』了。因為第二球而發生的碰，是對於第一球底運動的『原因』。

但我們，試再來一深深地考慮這事件。我們由於這麼講的事，當真知道了什麼新的事了嗎？當真知道了這『原因』，即成就及創造這運動的東西了嗎？現在，我們當真知道了爲什麼球會開始轉動的事了嗎？——不，我們所知道了的，只是由於第二球底碰，第一球底運動開始了罷了。這，和我們沒有什麼的『說明』已看到了的，正是同一的事件。當真在這兩個球之間，起來了什麼；如何第二球底運動會移到第一球的：這些事，我們不能由於這『說明』知道。

當然，這麼講的事，對於實際上的目的，毫無關係。單單知道如其不相碰，第一球是靜止地橫着的罷的事，已經很夠了。但如其我們想得

到明白的概念，——我們便將看到，這麼做的事是如何地必要而不可缺的罷。——這時，必須極其敏銳地，區別那在日常生活中無限制地用着的“*Weil*”這話，根本上決不是“*Wiel*”，而實是簡單的“*Dass*”。我們，知道球一被碰，這便開始轉動了的事情；但爲什麼這會轉動的底理由，我們無論如何不明白。

換句話講，所謂通常的用語的意義的「原因」，是怎樣的東西，我們們不明白；因此，在把原因這話，取通常的用語的意義的範圍內，我們任何事物都不能「說明」。

在這麼地考慮的事中，沒有絲毫的無理。但因爲在起初聽到這個的人，通常是以爲極其不可思議的，所以這裡稍稍加以說明，怕不是無益的事。

自然律，這在不知其詳的人們看來，大抵當作通常的意義的「原因」底總體概念。一切在空中浮游的物體，例如棧架中的石頭，一拿掉那支柱，便落到地上。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地球吸引那物體。

大抵的人們，只是說說；關於這，通常什麼也不會考慮過。但如其說地球「吸引」那石頭，那末這到底如何地在幹了的？是用一根眼睛看不見的細麻線，在拉的嗎？如其我們關於這，再稍稍銳敏地一考慮，便可明白，這裏，行着和兩個彈子相同的關係。就是，在地球和石頭之間，當真發生了什麼：這我們不明白。我們在實際上，只知道浮游於空中的石頭落下了的事情。爲什麼會如此的底原因，我們全然不知道。說是重力底自然律，這在我們，並不承顯示了任何的原因。又況（這事，只要稍稍一考慮過，便大抵能想像的！）在強制的地使什麼的物體取這麼這

麼的態度的意義上的原因，更其如此。自然律，只報告這如何採取這麼的態度，至於爲什麼這它底理由，一句也不能講。

「自然律，不在於事物之外或之上的，實在於事物之中。這，只是表現事物底實際上的態度。這，實在，並不使事物和那存於它自身底性質中的東西成爲不同的東西；又不強制的地使取不同的態度。不使月離開地球底周圍底它底軌道的，不是地球底引力，也不是那重力底法則，實是由於月自身底善意的。如其月，只要一次，離開它底軌道而取別的方向，這對於地球和重力底法則，也不會給與任何變化的罷。……和這相同的事，一般的地可以適用的；自然律，不是強制事物的，實是表現那依據事物底自由意志的態度的。這不是表現那爲什麼事物採取這麼的態度的，實只是以一般的方式來

講如何地事物顯現的。這不是解謎，它自身是謎。」（註一）

（註一）保爾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著哲學序論，柏林，四版，一八九六年，二二二頁。

據以上所述，通常的用語底結合於這話上的意義的「原因」，是什麼一回事：這在我們，一點也不明白。因此，我們不能給與世間一般通用的這話底意義的「說明」，只這一回事，我們無論如何總得承認的罷。

但雖則如此，我們實在甚至於在科學底領域中，也把「原因」咧，「說明」咧的話，掛在嘴上。科學，不論在自然底領域中，不論在人類底共同生活底領域中，總之，在給與我們說明這一點上，看到了它底全職責。所以科學，明明白白地在「說明」及「原因」的話中，結合以和日常用的用語不同的意義。那末，這意義，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

*

*

*

科學底工作，第一在於觀察。我們，因為在那邊，事物是最明白地被看到了的，所以第一將止於自然科學罷。自然研究者，觀察種種的過程，即觀察起於自然的種種的運動。他對於一定的過程，並不祇觀察一次，是更進一步，多少多少次，即依隨着那過程底反復而供給新的觀察，十次，一百次，一千次地觀察。特別在研究者有興味的，是在這些之上，行着問題底過程的，種種的隨伴的事情。這些，不消說，是種種式樣地在變化的；即令同一的過程，有時依隨甲底各種事情而被隨伴，有時依隨乙底各種事情而被隨伴。研究者底注意，是在於：在這時常常反復的這些的隨伴的事情之下，確定那果是起來這麼的過程否。例如他，十

次，二十次地觀察那，——有時一千次地觀察那浮游於空中的物體如何地落到地上；而且將在這些之下發生了這過程的一切的事情，正確地記錄。

在這些的事情之中，例如誰拿掉了那物體底支撐物那麼，單單一回的落下，只發生一次的事情也有罷。又如空氣底溫度、空氣底密度和濕氣、或物體自身底性情和重量那麼，常常在反復的也有罷。最後，在這些之中，有永在反復的若干的隨伴的事情罷。各物體底浮游於空中的事實，這藉以接近地上的速度等，便是。

既已好好地發見了這麼的永在反復的隨伴的事情，在一切這些事情底競合上，即令在將來，也能認識相同的過程常在反復；並將規則的地位反復的這些的隨伴的事情底總體，我們名之爲這過程底『原因』。所謂『自然律』，只是在這些事情底競合上，竭力簡單地說明什麼的一定的過

程底發生的一種方式。

總之，我們在根本上，在某一定的各種事情底競合上，除了歷來常常在發生一定的過程之外，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底知識，不能超越這以上。我們由于這，下一個結論，說作即令在將來，這也同樣地起來的罷。但關於這些事情底『誘起』『成就』『創造』那過程或如何，我們什麼也不能說；又關於這，我們底知識是關閉了的。既然我們明白地作了這微妙的極重要的區別，我們對於那隨伴的事情底總體，即令用『原因』這便利的名稱，又既然發見了（這話底如此的意義上的）『原因』，即令說這過程已『說明』了，這都沒有什麼錯誤。至於更突進的此外的說明，這在我們人類，——至少，到現在為止，——是被拒絕了的。

這麼地考慮的事，怕將使起初聽到這的人們疑惑罷。但這只是真正

的起初。如其人們正確地深深注意地一考慮這事，他們不但會確信是正確的，并能捉住科學的研究底真的本質。這是在各個的過程底混亂的多樣性中，發見一種規律性爲目的。這是在隨伴着各個的過程的各別的許多事情中，想發見那一般的事情，便是想發見那，在每個的過程中，或者只一次，或者不只二三次而永遠存在的事情。在無秩序中探求秩序，在多樣性中探求規律性，在個別性中探求普遍性：以這麼的話，我們能夠說明科學的研究底職責。

只如此，科學的研究才有意義和目的：這是容看差到的道理。如其發見那承認這在將來也存在的罷這麼的規律的關係，那末這對於人類，供給了他藉以能改善、能美化自己底生活的認識底材料。如其這以觀察并記錄那各個的過程爲滿足，那末這至多，只是或多或少地使滿足無益的好

奇心罷了。天上的一顆顆的星，作如何的運動，呈示如何的外觀，這是極其有趣的事罷。如其我們知道了這一顆顆的星，和別的星底運動在於如何的規律的關係中，那末我們由於這，爲航海，尤其是爲擴大數學、物理學等——這在別的方法中，於我們有益的，——中的我們底智識，能夠得到利益。

換句話講：只在當科學對於我們承傳達規律的關係底智識時，我們能夠從科學學到爲了我們底慾望的什麼事。所謂科學的「法則」，是最簡單地容易瞭解地說明那存在於這世界中的規律的關係的一個方式。

既然「說明」這東西，在於在隨伴各個的過程的許多的種種的事情之中，在同一的過程上歷來常常在反復的（即令在未來，在同一的過程上，也將常常反復罷。），因而，——在這話底通常的意義上——找出那「成

就這過程的東西而命名，那末，不反復的各個的過程，是不能一般地說明的，這是明明白白了。這種的事物，正存在于歷史之中。如其我今天觀察從棧架上墜落的石頭，明天觀察從天上落下的隕星，後天觀察在地球底周圍底它底軌道上的月，更觀察浮游于空中的鳥等，那末便很可以明白，這些東西，都各不相同，但在根本是屬於同種類的過程，到某程度為止，只是同種類底不同的標本。的確，我們能夠把這觀察只限於落下的石頭；能夠將這過程，照自己所期望，無數次地反復。和這相反，如留珍底戰爭，迦太基（Carthago）底崩壞，對於猶太人的愷撒及亞歷山大底法律，又亞獨爾夫底死，一切都是只發生一次，永遠不反復的事件。我們，固然，在各個的場合的個別的隨伴的事情上，想發見那後面所示的事件底使我們理解的一種一般的東西的期望，不能不放棄。歷史——

如此解釋時——實是只由於單獨的事件成立的。

這里，我們將得到那科學的地處理歷史是不可能的結論罷。因為科學底責任，——和我們已看到了的那麼——在於在個別性之中探求普遍性，而且把這，如自然科學所行的那麼，在「法則」的形式中，總括及表現。但是，在歷史中，這限於由各個事件底堆積而成立，沒有什麼的普遍的東西，祇有個別的東西。所以，不能有「歷史底法則」什麼，因此，歷史學這東西，是斷乎沒有的。

事實上，即令在最優良的歷史家之中，也看到很多人下這最後的無情的結論。例如柏林底教授台爾勃留克，下面那麼說。

「真正的歷史作法底本質，只是觀察。歷史中，沒有任何的法

則。……」(註二)

(註二)

見台爾勃留克著政府與民意，柏林，一九一四年，序文四頁。從這意義上

講，鮑愛爾 (L. Baer) 在他底著作希臘史研究，茂倫，一八九九年，序言一

三一—四頁上，也講過同樣的事。但鮑愛爾和台爾勃留克正相反說，

史，由於道，將獲得作爲一種科學的底性質罷，明明白白地提出抗議。

這，實是由於認識普遍妥當性底法則，才能發生的罷。

我們，怕不能隱沒那上述的台爾勃留克底話是全然無望的結論這思想罷。如其果然如此，那末，我們如何從歷史上而學習呢？如其如台爾

勃留克所考慮那麼，那末，研究歷史，和讀小說、聽童話，本質上幾乎沒有變異的。事實上，台爾勃留克，甚至於不憚講下面那麼的事。

「的確，從歷史授業上，引出那爲了實際的底行動的事，這既非它底本質，也非目的。……人們，從歷史上，任何的行動規準都不

能得到。」

但是台爾勃留克，在他自己底著作中，並不是就歷史來講的，實是作為歷史研究者及歷史說明者來敘述的，所以並不依從上述的無益的處置法的事，這有附說一下的必要。和這相反，在他底最優良的著作中，決不單單作各個的過程底簡單的記述，他常常在努力想建設歷史上的各種關係。實際上，他寫歷史，和其他一切嚴肅的歷史家一樣，以從歷史上學得什麼東西，並且想從歷史上得到現在的我們底對於實際的態度的規準為目的。當然，這努力，常常（註三）只取頗不可思議的形態。當我們在

倭鏗 (Rudolf Eucken 1846) 朗撥蓋希脫 (Karl Lamprecht 1856-19-5)，關於已在幾百年前死了的國王底政治底是非善惡，讀長篇的論文時，不是已在要求這麼的事了嗎？這對於我們，將有什麼益處呢？我們在現在，

早已不在那由於這麼的教導，得以避免那國王所做的錯誤的，和他相同的境遇中了。當然，這麼地批判的人們，怕已和後世的批評一樣，知道這是錯誤了；把被引入於他所棲遲的那全境遇中，而是否被強迫去犯錯誤，這依然是疑問的事，全然置之度外。不論怎樣的有才幹的人，大抵不能做那他底判斷所教導的事，實是不能不爲他跑進了去的境遇所左右。這廢地處理歷史的歷史家；明明白白地站在同樣地由於一種強制狀態所引出的，一種完全錯誤的之上。歷史中沒有可以「說明」的任何事物，從歷史上不能學得任何事物，這些，和作爲有才能的歷史家的他們所有的健全的感觸相矛盾。於是他們否認台爾勃留克所作的結論，而且，依從皮伊台爾曼（註四）用下述的話來說明的規準。

「如其歷史只是處理事實底故事，那末，我們在這里（從一八六

三年至一八六四年的)，能完成關於種種的過程的我們底記述罷。

但是歷史底職任，是更高的東西。這是要努力探求那人物底誘因，並且，必須統盡所有的知識，去吟味這麼的誘因底正確。」

(註三) 這是爲避免誤解而附加的；在台爾勃烈克，並不如此。

(註四) 皮氏著德意志歷史兩三千年，勃藍斯錄，一八九六年，第二卷三九六頁。

這是他們站在自己底史觀上，爲找到「原因」、「說明」歷史底進行而能做的唯一的事。

但是既然歷史是單單由於各個的事件而成立的，在這些中間，這話底上述的意義的任何的關係也一次不曾有過，——因而，既然沒有那對於科學的處理的任何材料，也沒有在個別性中找到普遍性的任何的可能性，——那末，我們果在歷史中應找求如何的關係呢？

第四章 社會的變革底概念

我們從幼小的時候起，已慣於說到歷史，便除了關於戰爭、立法、發明、發見及其他情事的事件之外，似乎什麼都看不到了。原本，不論怎樣賢明的人，怕都不否認這些事件是屬於歷史的。但單單這些，歷史底全內容便成立了嗎？果真此外屬於歷史的東西，什麼也沒有了嗎？——我們因了說明底便利，再引一定的事例罷。

一七八九年開始的法蘭西革命，是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所謂法蘭西革命是怎樣的東西，這無疑的，是指從巴士的監獄（The Bastille）底

襲擊，經歷王底廢位和斬殺，以至拿破侖皇帝底即位爲止的種種的事件底系列。但如其我們想理解那總括地叫作法蘭西革命的這歷史上的事件，誰都要去找尋它底原因。在這麼的場合，我們發見了先由王國變爲共和國，再由共和國變爲王國的那激劇的國家底變革，是直接由於國政底紊亂產生的。在那于一七七四年登王位的路易十六底治下，繼續任命新的財務大臣，而且在他們裏邊【例如經濟學上有名的邱爾谷（Turgot 1727-1781）和奈加（Necker 1732-1804）】也有極有力量的人物，但在當時的政府，調度單單必要的資金都不可能。這，使國政全體陷於停滯無秩序的，這麼的資金底不充足，原因在什麼上呢？這，一部分，是因了在上代的路易十五（一七一五——一七七四年）治下，於宮廷中所行的可怕的濫費。勃洛斯（Wilhelm Bros）在他底法蘭西革命史中說，「在路易十五

治下，宮廷底紊亂已達極點，爲了寵嬖，國費被瞎七瞎八地濫用。……

總計那在兩個路易（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底治下弄權勢的寵嬖，取之於法國的費用，是一件有趣的事；這定有一個可驚的數額罷。而且有那繼續的倒運的戰爭，國民底負擔增高，多數的人更陷於貧困中了。所以當

路易十五死的時候，國民以嗟怨和咒詛，葬他底死骸。——但這些事件，對於革命底爆發，只能說明一部分，尤其是要說明它底經過更是不夠。如其革命底原因是上述那樣的，那末，爲要防止這個，這只要如路易十六所希望且計畫的那麼，節約政費、整理行政便很足夠了罷。但實際上並不如此做，這是什麼緣故呢？到革命爆發，將法蘭西底政體全體建築在全然不同的基礎之上，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法蘭西國民底社會狀態，已經變動了。這是因爲法蘭西底國家組織，依然和已在長久

之前消滅了的舊來的社會狀態，同其步調，又種種的階級間的關係是變更了，已和舊來的國家秩序不相容了。這使財政整理底一切企圖無效，這使一旦動了的民衆挨次地踴進去。勃洛斯說，「最初和資金缺乏的宮廷開始爭鬥的是特權階級，大變動底端緒是由這開啓了的；在企圖反抗的階級之下，逐次地出現了新的階級，想向前進，所以變動不容易停止了。」

特權階級和宮廷底鬥爭，促起了第三階級的有產者階級全體底動員；因此不久，特權階級，和鬥爭到目下爲止的宮廷聯合了。自由主義的大資產家階級，作爲新的力，出現到戰場上來，廢止門閥底特權，創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因此，抱了新的有產者的社會建設的妄想。但屬於有產者社會底中層及下層的與無產者等，看到這憲法不能保障自己底利益，努力於實現一個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這裡，不久便起了鬥爭，一七九一

年的憲法底支持者及大資本家階級底代表者，成了從他手裏奪取了自己底憲法的宮廷底夥伴。民主的的有產者階級，成了其下的無產者階級底夥伴，作為最有力而最多數的階級，終於占了勝利，顛覆了王朝。有產者的德謨克拉西（齊龍黨），因為不能充實和急進的德謨克拉西（山嶽黨）相結合的大多數民衆底要求，所以至於看到代表這「可尊敬」的有產者階級的黨底沒落。」

據以上的記述，從大多數民衆底被壓抑的經濟狀態，來說明法蘭西革命底爆發及經過，是如何地謬誤，很可以明白了。抗爭那王底誅求，由於這，開啓了越過他們自己底死尸而猛進的那革命底端緒的，決不是貧困人，而是（由貴族及僧侶而成的）特權階級。終於惹起了那麼的大騷擾，這在於歷來被置於不利益的地位的階級，變更了法蘭西底全政治狀

態，而使它和社會狀態相一致。所以法蘭西革命底最後的而且本來的原因，不可不說在於先行的社會狀態底變動，即社會的變革。

所謂「社會的變革」這話，是什麼意思？

各國民，在各時代，是生活於一定的「社會秩序」之中的，即各個的個人，在什麼的方法中，被繫住於一定的地位、身分和階級。或者社會底成員，全體相互平等，有平等的權利，維持平等的生活狀態，保持所謂平等的「社會的地位」；或者在一國民底內部，存在着富人和窮人，貴族和賤民這麼的種種的階級。各種各樣的集團化底能夠存在，是明明白白的事。或者在一國民之內，只兩個階級能夠存在，或者二個及三個以上的階級能夠存在。又這些階級相互的社會的地位，或者很近於平等，或者成大或小地不平等，是各色各樣的。某國民於一定的時代，在其下生

活的一定的階級秩序，即那國民底「社會狀態」。當這社會狀態變動時，如新的階級成立而雜入於歷來的階級之間；或者歷來的各階級，相互的關係變動了；或者因為一個階級得到了新的權利、新的權力，別的階級底直到那時有着的權利被限制或全然失却；在這種的場合，我們把它叫作一個的社會的變革。

關於法蘭西革命的我們底觀察，証明了這種的社會的變革底重要。

從這社會的變革，如我們已經觀察了的那麼，發生了我們名之爲法蘭西革命的重大的事件底系列。這種社會的變革，是對國民生活有重大的關係的；實可以說，從最古的時代到現在的諸國民底生活都在只這一次的，不曾停止而儘在進行的社會的變革中經過。不論一瞥什麼地方，我們在人類底歷史底各處，都能看到不會停止的「社會的發展」。一切國民，沒

有例外地，從一個時代到別個時代，不絕地變化那全社會狀態。在那邊，不單行着關於政治組織、王位、亞利斯托克拉西 (Aristocracy)、德謨克拉西的不絕的變化，並且行着甚至亘於日常極其微細的處所的人類底全生活狀態底變化。例如對於我們最有關係的德意志國民，在那二千年的歷史底經過中，經歷了下面那麼的社會秩序底變化。在古代有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但關於那非自由民，我們幾乎一點知識也沒有，形成本來的德意志國民的自由民，在他們相互之間，關於權利、義務及社會的地位，幾乎完全平等的。在他們之間，只有一個階級，即令首長、諸侯及國王，也並不屬於比他們更卓越的階級的。此後在經過了三百年乃至四百年的時候，在法蘭西，國王在超越自由民的有現實的一個權力的地位在高翔，這，社會的不平等便存在了。同時，在王底下面，發生了由於土地底贈

與的大領主；他們爲耕作自己底領地，先招致了非自由民。自由的小農民，在大領主之傍，不能繼續維持自己底獨立性了，於是爲大領主所雇傭，捨棄了自由，和非自由的佃戶融合，形成了土著的奴僕階級。此後在再經四百年乃至五百年的紀元九百年的時候，造就了全然不同的社會秩序。那時，都市發生了，——尤其是在都市中，發生了手工業者及商人的階級，卽市民的新階級。但在一面的地方上，在非自由的土著的奴僕階級中，也更行着社會的分割；一部分，主要是成了被使用於兵役中的騎士，別一部分，成了耕作田地的農民。如此，在經過千年的歷史中，從最初成爲一個階級的，產生了種種的社會的編制！但社會的發展，儘在進行。在再經過千年之中，市民階級漸漸成了巨大的勢力，終於顛覆了封建的基礎極堅固的騎士及大的土地所有底支配權，代替這個，設立了

他們自己在那邊支配着勞動者階級而作最重要的工作的近代資本家的社會秩序。

這社會的變革，一般地爲有產者的學問所顧及，這只是數十年來的事。因爲站在精神的史觀上，想在指導的人物底性質及意志之內，探尋歷史底原動力的人們，將自己底全興味集中於那人物之上，社會狀態在他們是不論怎樣都可以的，至少以爲是隨附的事項。但依據我們底見解，社會狀態及其變革，對於歷史底進行是最重要的東西；這必須理解。作爲歷史的內容，只考慮事件，這是根本的地錯誤的。社會的變革，也是屬於歷史底內容的！實在，社會的變革的方面是比諸種種的事件更其重要的。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掀動那種種的事件，及這些事件所顯現的、舞台的社會的地盤的底原動力；第二，即令在那直接的影響上，也比諸

種種的事件，要廣而且深得多。固然珂愛尼格萊茲底戰爭，是一件重大的歷史的事件，且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只是對於關係諸國底政治組織。

如其奧大利在這次戰爭中得了勝利，那末，怕奧大利將成德意志底主權者，普魯士將成漢諾伐之旁的一小聯邦國了罷。德意志帝國不能實現了

罷；縱令實現，也將取那戴哈勃斯勃爾格(Habsburg)家爲皇帝的本質上不同的形式了罷；而且五十年的長時期中，在三月二十二日和一月二十七日，歌唱着『你底勝利者之冠是幸福的』而來的人們，將在奧大利皇帝底誕生日歌唱那個，對普魯士皇帝如他們現在罵漢諾伐底前國王那麼罵了罷。但這幾乎是全部的，在其他處所，我們怕應過着和現在同樣的生活。和這相反，這只要一想像一個新的社會的變革便好了。例如，如其實現了往時的社會民主黨底努力，即如其一切階級和階級秩序被排除，

再單由自由平等入而成的一個社會設立了，那末，我們不論誰，甚至於各個的處所都將受它底影響罷。一切生活關係，甚至於最內部的處所，將和現在的，全異其面目罷。簡括地說，這是比諸最重要的戰爭，也無從比較那麼地重要的，這不是有極大的意義的一個歷史的過程嗎？

這里，我們發見了存於通常的觀察法中的錯誤。說到『歷史』，總只是考慮事件，這是根本的地錯誤的。種種的事件底屬於歷史，這是確鑿的；但這些事件，並不創造了歷史底全內容，實在，這些事件，作為歷史底內容不是那麼地重要的。比諸這些事件，社會的變革的方面要重要得多。

如其史觀底本質，在於探求那對於世界史底進行的說明，那末，由於以上的說明，再由於上述的謬誤底排除，它底職分是和反對論者所考慮的

全然不同的，這很明白了。原本，種種的事件，是從社會的變革底地盤發生的。這麼說來，例如，亞獨爾夫底死於一六三二年，是因為社會的變革，這麼的話當然不說的。亞獨爾夫底死是因為他吃了彈子，他底吃彈子是因為他參與戰鬥，戰鬥底起來是因為有戰爭，——戰爭底發生，是因為當時的階級底推移，即從社會的變革發生的利害底衝突。各個的事件，爲了這樁那樁的事件底成立，於社會的變革之外，特別的事情底一系列也是必要的，這是自明的事理。例如亞獨爾夫，縱令有社會的變革，縱令發生了戰爭，如其他偶然不參與這戰爭，或者偶然他不爲彈子打中，那末，那一天他便不會死。各個的事件，是不能依據社會的變革來說明的，這一般地來說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一點很重要，——這原本沒有說明的必要。研究那各個的事件，爲什麼那麼地發生，不採取

這以外的經過的事，這是全然沒意思、全然沒意義的事。那種事，不是世界史中的重要問題。重要的，實是在於社會的變革。但此，史觀，並不一般地以說明各個的事件爲職務；實在，史觀，是供給我們爲了解社會的變革的鎖鑰。

盧札茲托（註），能夠很明白地表現這關係。她下面那麼說。『如何這兩部分（兩階級）相互發生關係，如何歷來常是少數者的權力者榨取並支配那多數的弱者，如何這些部分底各個會行排列分類，如何這些排列分類會變動，它底方法，正形成了我們名之爲人類底歷史的它底真的內容。歷史家對我們所講的種種的事件和事實，都只是裝作我們能理解我們能眺望這些大的不絕的變革的單單的外表的現象形態。當水被分解爲水素和酸素時，起來了泡子，當炭素在光綫和放熱之下被結合於酸素

時，發生了火焰，又當生活資料底獲得條件變化的結果，一個新的階級從弱者底地位占到強者底地位時，發生了戰爭、改革和革命。」

(註) 盧札茲托著到一八四八年為止的社會主義運動及組織，維也納。

所以，想藉唯物史觀底幫助，說明歷史上的事件是如此如此的，這是一種無益的努力。因為這原本不是史的唯物論底職務，所以說因為這是不可能的，這絲毫不必驚異。史的唯物論，決不想說明各個的事件。想說明的，是社會的變革。我們在這里，要更進一步，必須觀察那這如何地盡它自己底職務，即這如何地發見社會的變革底原因。

第五章 史的唯物論如何地說明社會的

變革？

一國民在它之下生活的社會狀態底總體，不絕地變化。這一比較那相距甚近的時代和時代，便能瞭解的。例如比較現在的時代和七八十年以前的祖父母的時代，一看便能看到我們底知識和技能（科學、技術、藝術）是顯著地發達了罷。同時，我們底外部的生活關係全體，即家庭中的我們底私生活和我們底公的共同生活，不也是同樣地變化了嗎？又關於什麼是善是惡，什麼是正是邪，什麼是美是醜的我們底思考法，是如

何的？我們關於許多事情，不是用那和我們底祖父母所思考的全然不同

的思考法的嗎？和這相關連，我們底道德上及法律上的各種制度，例如法律底規定，不也受了種種本質的變化嗎？這些，都是受了顯著的變化的；關於那對於宗教的我們底思考及宗教的感情，也一般地行着同樣的本質的變動。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所謂經濟關係），即農業、商業、交通業、工業等，更明明白白地全然變了面目；和這相隨伴，所有權的制度，也受了同樣的變革。關於軍事的事情，也同樣。一方面階級秩序，即我們叫作狹義的一國民底『社會狀態』的，比諸前代，有顯著的差別。在百年前的德意志，作為階級而觸目的，是貴族和富有的商人，無產者只是有產者底微小的附屬物而已。在現在，作為階級的貴族，全然隱滅了；有產者和無產者，站了起來。即階級相互的關係中的推移，也是明白的事。還有，在這短期間內，政治上的制度，即對於種種的階

級的國權底分配，如何顯著地變化了來，這是現在不再再說了的。

這麼地，社會的發展底不絕之流，在極短的時期內，全然一變了德意志國民底生活；和這相同的事，通行於一切時期內、一切國民間。所以唯物史觀，第一，並不像歷史家直到如今為止那樣，把他底全勢力限於各個的事件上；更進一步，至少，和各個的事件相並，希望就那各時代的這些許多的社會狀態，及從一個時代到別個時代所行的社會狀態變動底無限的多樣性，來研究及敘述。

但什麼，且暫擱置；在這場合，恐怕比諸在其他任何的學問界中，更在我們底頭腦中成爲疑問的，是爲什麼這問題。爲什麼一切的事件，成了這樣的？爲什麼社會狀態，一般地變動的？爲什麼這不止於古舊的形態底原狀中的？爲什麼，這變動爲如此如此的狀態，而不變動爲這以

外的狀態的？ 這麼的問題，最先發生；史的唯物論，對於它，下面那麼回答。

一切的社會關係，——如我們已觀察到的那麼——是不絕地變化的。藝術及學問、道德、法制、私生活、所有權制度、軍事、階級秩序、政治的制度及其他一切，都是變化的。但在這一切的東西底根底中，橫着經濟關係底變動。

讀者們，請一想史的唯物論所主張的，和想從經濟關係去說明各個的歷史的事件的企圖，是如何地離隔得遠！唯物史觀並不說：一定的時代中的經濟關係，因為是如此如此的，所以不能不發生這事件或那事件。它想說的是，因為一定的時代中的經濟關係變動了，所以其他的社會關係也變動了。說唯物史觀是主張人類不論什麼時候都單單依藉他們底經濟

的利益而行動的，這是與兒戲相等的談論。

但唯物史觀所主張的，並非單單這一點。爲什麼呢？因爲在思考事物的人，便發生了「那末，依藉什麼，經濟關係會變動的？」「爲什麼不止於一定的狀態的？」的問題。唯物史觀回答它說：因爲依隨着時底經過，人類從自然獲得自己底生活資料的方法，變動了；這是因爲生產方法變化了，因此發生了經濟關係底變動。

我們，還沒有達到問題底結論。問：那末，爲什麼生產方法會變動的？史的唯物論回答它說：這是因爲勞動底生產力不能不絕地增高；如其問爲什麼勞動底生產力不能不絕地增高，這是因爲人類底物質的慾望不絕地增加。

73

這麼，我們終於歸結於物質，同時，明白了史的唯物論所排列的因果

底全系列（原因及結果底連鎖）。下面，我們再就這些因果底連鎖，一個個地，試來下若干的考察。

*

*

*

*

*

*

人類底物質的慾望，即對於衣食住及其他的慾望，從最古的時代直到現在，不絕地增加。關於這一點，「爲什麼如此的？」的疑問，固然可以發生；但姑且把我們底研究限於歷史底範圍，那末以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的論證便一切都能滿足了。在我們對於人類底歷史所知道的範圍內，那日漸繁榮，在歷史上作過一種重要的工作的諸民族，都追隨着時代，增加它底人口數，這是當然的事。因爲人口數底靜止，只在於極其例外的事情之下才能夠發生的。實際上，在事物底通常的進行中，因爲並非

一切的小孩都到了成年便再產生小孩的，所以一般的地講，人口如其不增殖，則必然絕滅。所以人口並不絕地在增加的民族，即日漸衰頹；在經過短時期的時代中，必然從歷史底舞台上消滅了（註一）。即令這麼的國民是存在着，這些，在歷史上蔑視它，也並不算得錯。

（註一）如其很注意的讀者，在這場合一思考現在的法蘭西，——雖則這謬誤傳得很廣，——便可以明白，在法蘭西，也沒人口數靜止的事，只是極其緩慢，人口數仍舊是在增加的。

如其人口只是增加，因此，行了慾望底增加；新產生的人，都以衣食住及其他爲必要。而且慾望底增加，還有一個第二的原因。在歷史底規則的的進行中，各時代比諸前時代，都漸漸地『文化更向上』。即比諸前時代底各個人，後時代底各個人，有更多的物質的慾望。這從最近

的歷史，即比較我們底時代和我們底祖父母底時代，能容易地相信。即令現在最貧困的無產者，也有着甚至於八十年乃至百年以前好好地過日子的無產者也不知道的許多的慾望，這是當然的事。只要一回想煤油和鐵路便好了。再追溯僅僅百年以前，甚至於馬鈴薯都幾乎不知道，總只是用于富人底珍奇的酒席中。追隨着時代而實現的各個人底慾望底上流那麼的增加，是我們名之爲「文明底進步」的；這是在歷史底各處，我們都能斷言的。

總之，既有人口數增加，加之以各個人底慾望底增加，兩者並進，這便有了物質的慾望底極其急速的增加。現在，依據史的唯物論所教導的，這是歷史上一切的轉化藉以出發的根本的事實。

這增加的慾望，必須滿足它。這里成爲大問題的，是說這是非如此

不可的 (Müssen——不可不)。這全然不依存於人類底自由意志。爲什麼呢？因爲如其對於增加的人，不生產衣食住，又不滿足他們底增加的慾望，那末，飢餓、疾病、貧困和衰亡，必然地當作它底結果而發生。

不消說，人類爲自己底利益起見，恰好期望那物質的必要所命令的東西。卽人類底意志，向着那滿足這些的慾望的手段底探求。這麼的手段，只能在勞動底生產力底增進中找尋。因此，如何費了同分量的勞動能得較多的生產物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切時代及一切國家中，人們都在熱心地找求它底解決。這經濟上的問題，事實上在其他一切問題之前；由於這，——順便來講一句，——尤其在比較的古代的時代，常常直接地說明了政治上的諸問題，——諸民族底歷史的事件。例如在德意志歷史中，至少到第六世紀爲止，諸民族底移動，由於爲供給增加的人口數以食

料以不絕的顧慮，直接地說明了。朗勃萊希脫教授說（註二），『羅馬底歷史家，關於德意志民族底無限的豐饒，即令嫉妬的地來寫，也沒有寫得過分的事。東方底森林，在人類看來，似是無盡以。……初期的遊牧民底狀態，在情況很好的場合，許可人口底急速的增加；增加的人口底各種要求，由於新領土底獲得而充實了。沿有這原動力底軌道，行了世紀前的西日耳曼族底移動。』但從這些的移動，發生了和他民族及民族的衝突，即戰爭；從這些的戰爭，產生了美洛伐因蓋爾王朝底法蘭西；由於這，確立了那後世起來的德意志底一切發展底基礎。所以，德意志底全歷史，如其要的話，甚至於在這話底最狹義的意義上，也能使歸諸於『經濟狀態』，即歸諸於養育那不絕地增加的國民權的顧慮。

（註二）

朗勃萊希脫著德意志史第一卷二六八頁。

我們將歸諸於史的唯物論底因果底系列罷。即爲增高勞動底生產力，人類不絕地改進並應用那新的勞動方法和新的勞動手段（用具）。試再從德意志底歷史中舉個例。在古代底遊牧生活中，日耳曼人藉戰爭（掠奪）、狩獵及牧畜，以得他們底生活資料；到後來以農耕爲主，從彷彿生活移到了定住生活。此後數百年之間，農耕漸漸成爲集合的；但單單這一點，永不能滿足那不絕地增加的慾望。這裡，發生了分工，成立了手工業，同時，商業日漸重要，而且日漸繁榮了。這些的手工業及商業，在勞動方法及用具底不絕的進步之下，儘不絕地增高那勞動底生產力，直到中世底末期。這其間，資本得了勢力，將勞動放在它底支配之下，由於將勞動者結合於計畫的的共同作業這一種新的手段，得到了生產力底一大進步。這是所謂手工的工場工業，在德意志，從十四世紀及十

五世紀起，已在疎疎地行着，從十六世紀起，日漸成爲一般的了。在那里，勞動者相互協力，因而比諸前時代，完成了多得多的生產物。從十八世紀起，又應用了全然新的勞動手段的機械。這如何顯著地增高了生產力，這是大家知道的事。自從進了機械時代以後，生產力底進步，仍舊一瞬間也不停止。即開初，是各個的工場，大經營地擴大；其次，各個的工場聯合起來，最初採取卡台爾(Cartel)這弛懈的形態，其次採取托斯(Trust)這更緊密的形態；最後，在鐵工業及炭礦業中採取那直到如今所沒有的最近世的混合經營的形態。這些都是爲了『廉價』生產物品這決定的目的，即爲了費較少的勞動而得相同的或者較多的結果，換句話講，爲了增高勞動底生產力而起的。

即令以德意志的經濟的發展底這簡單的概觀，也可以明白，由於想增

高生產力的不絕的努力，爲何地變革那生產方法。試比較古代底遊牧人和狩獵人與法蘭西底農民；再試比較這農民與中世的手工業者，這手工業者，縱令和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底手工的工場工業中的部分勞動者相對立；最後試比較這手工業者，與以機械經營的近世的工場中的勞動者：這麼一比較，生產方法底不絕的變革，是很明白罷。

總之，物質的慾望底不絕的增進，驅使人類計畫那勞動生產力底不絕的增進；爲了這目的，使不絕地應新的勞動手段和勞動方法；於是使不絕地變革生產方法。

這才打好了基礎；史的唯物論的更重要的學說，更在這上面建設。據史的唯物論所主張的，從生產方法底變革，產生了社會秩序底變革（所謂社會秩序，是一國民內的階級底編制。）；這，——據史的唯物論所教

導的，——隨伴着生產方法底變動而變動的。如其再將這學說，就德意志歷史底例來說明，那末關於國民底社會的發展，這只要簡單地指示那前章所述的敘述便足夠了。卽在以戰爭、狩獵及牧畜爲主要的生業的古代，生產是原始的，同時階級秩序也是原始的；在一國民之間（除外那戰爭時做了俘虜的，因此異其種族的非自由民），單只一個階級存在着。

此後，由於爲食物獲得底顧慮所刺戟的數百年間的民族移動及戰爭，產生了強大的君主和大領主。更自第六世紀到第十世紀，隨伴着農業底進步，產生了種種的階級；其中大地主和農奴的階級，是主要的。手工業成立，隨伴着它，國內商業成立了；同時，全然當作新的階級的商人階級成立了。更到了近代，自從資本在生產上有了決定的勢力以後，才便開始了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底近代的對立。

這麼，想增高勞動底生產力的人類底不絕的努力，是作為史的動力，即作為「形成社會」的力而作用的。這，造成了新的階級，掀動了階級相互的地位。簡括地說，這變革了社會秩序。

第六章 經濟和思想底關係

我們既已學得了史的唯物論如何地說明社會的變革，這學說底本質的部分，應一切都調整了；如其和唯物史觀底對手一樣地最惱煞人的一個問題——『經濟狀態』及於人類底精神生活的影響如何，——已經不存在了，那末我在這里，可以斬斷這敘述了罷。但是一方面，想證明那人類底思考、感情及意欲等，不但和經濟方法底變動一同變動并發展，並直接從各時的經濟狀態而躍出的這事實及企圖，無限制地行着；又同樣，從別方面，不消說，對於這的否無限限制地行着。

在很注意地讀了這小冊子中所敘述的讀者諸君，希望瞭解這論爭是全然沒有目的的。如不講也明白的那麼，在人類底精神生活與經濟狀態之間，有着一種關係；而且這，是在即命史的唯物論底最頑固的反對者也不會否定過，在將也來不會否定的罷的，一種形態中。爲什麼不被否定的呢？這是因爲這關係，是誰都明白的自明的事理。這其間的事情，

珂諾（Heinrich Cunow）（註一）以下述的話，極正當地說明了。

「依據馬克斯底唯物史觀：各時代的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宗教上的見解，都由於社會底各時代的經濟的構造來決定。歷史上所給與的一個社會，那產生爲維持及繼續它底生命而作爲必要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方法變動了，同時，適應新的經濟上的生活諸條件，那社會底事物底觀察法及解釋底合成物的「意特沃羅幾」（Ideologie）」

也變動了。」

(註一)

珂諾著馬克斯底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柏林，一九二〇年，福爾伐爾

茲書店，序文，無頁。

在實際上，我們已觀察到了怎樣的事實？——隨伴着人類經營經濟的方法，他們被編制為種種的階級。一國民底社會狀態，全然而且直接地依存於經濟方法。這些階級底各個，追求着自己底經濟的利益。他們底做這件事，並非因於自己底恣意，實是因於不得不如此做。他們爲了生，爲了要勞動，不能不做這件事。在他們底勞動不但爲了自己生存，又——自從分工成立以後——爲了別人，爲了社會全體也屬必要的範圍內，這可以說，他們從義務及責任感上，也必須認識自己底經濟的利益。種種的階級，各自認識自己底利益，這是使政治上的（因而歷史上的）

事件成熟的原因。通過世界史底幾乎全過程，在各國民之內，有着種種的階級；這些，是相互間有着無論如何必須努力獲得的對立的利益，所以階級鬥爭，事實上，常是掀動世界史的要因。

例如關於什麼是善抑是惡的事（即道德）的一時代的支配的思想，全然而且決定的地，對於那由於對這政治的鬥爭的各人底個人的干與而受影響，怕誰也不會否認，而且怕毫無懷疑處。一切的階級，都努力於獲得那以爲對於自己底生存及自己底幸福底促進爲必要的東西。他們確信這不單對於自己，對於其他一切階級及國民一般，也要做的。——他們無論如何，總不能認識自己底生存，對於國民全體是有害的或者無用的！因此，他們以爲凡是使促進自己底利益的，不論什麼都是『善』；即不單以爲是利於自己的，是利於萬人的，因而直率地以爲是『善』。和這

相對立，和這相爭的，不論什麼，在他們看來，都是「惡」。關於這什麼是「善」抑是「惡」的思想，這製作了法律。所以那各時代的支配階級底適於自己底利益那麼製作及解釋法律，決不能看作單單的利己。他們實是在這對於其他的人也是最善的這確信之中生活的。這麼的思想，日漸地擴大。在一階級底支配在本質上不發生動搖之間，即令在非支配階級或被支配階級的別的階級間，那非爲自己底利益而製作的法律所命令的，當作「善」而通行。

試舉兩三個例。當作正義底最高原則之一，當作一切裁判不可不建築這上面的支柱之一，現在在我們之間，通行着「對於萬人的平等的權利」這句話。「不顧慮到其人的裁判」——「調查這原則是否一般地適應現在的社會狀態，現在是正好的時候罷。」那主張不論誰都對於這原則

懷疑，又對於這，在各個的場合，實不只行爲底事情，行爲者底種種的事，情也不可不注意的聲浪，從很久以前，便增加勢力了。即那人底富有如何；那人底教育如何；那人底健康如何；可有兩親遺傳的惡的疾患否；那人在肉體上及精神上，在怎樣的關係上，直接犯了那行爲；那人所追求的目的，縱令手段不愉快，我們却不得不承認是高尚的沒我的或如何；即主張注重這些。爲這樣的努力底成就，即同一的『犯罪』，也因了行爲者其人底不同，不能不作不同的判斷（及處罰）罷。正義底理想這東西，現在在我們之間，明明在接近那一切的不正義底權化的『各個的人即令作同一的事，這也不是同一的事』（*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這他底文句。

事實上，如其蔑視那社會主義的未來國，那末，對萬人的平等的權利

的命題，在它底完全的活動中，決不能一般地施行。在各國家，即令在現在，在官吏在職務執行上犯了罪的場合上，雖和其他的人們不同地受罰，但誰也以爲這是『正當』的事。在一切的君主國，國王或皇帝是無責任的，雖不能據刑法起訴，但和一般的法的感情毫不抵觸。主要的事情，在於對萬人的平等的權利的命題，一般地存在，是近代的事這一點上。在中世，——在德意志，到十九世紀初葉爲止，是這麼的。——一切的階級都行着一種特別的權利。即令同一的行爲，因了犯這個的是貴族，是市民，是自由農民，或是奴隸及其他，各不相同地受罰（或者不受罰）。但大家以爲這是『正當』的。因此而受損害的階級的人們，也不但絕不非難它，而且在由支配階級產生的法的見解中生活着。想將貴族，和市民及奴隸依據同一的規準，使在同一的裁判之下負責任的思，

是顯著地抵觸各階級底法的感情的，而且感到是破壞一切的權利的罷。

這和現在向我們，要求抵觸對萬人的平等的權利的原則，是同樣困難的事罷。要很明白地知道這事，這只要讀一冊中世紀流行的什麼相當的小說，便很夠了。事實上，『對萬人的平等的權利』的原則，是布爾喬亞基 (Bourgeoisie)，因自己底經濟的境遇底變動底結果，到獲得和貴族同等的社會的地位的時候，才由他們確立了的。這事例正特地明示了，法的見解，是如何地從那不根據於經濟的變動的社會狀態底變動而產生的。

或者再舉一個在後生的我們以爲是單單的犯罪者或追剝的『野武士』的例。所謂追剝他們，不但他自己和那階級同志，當真，在起初的時候，那被害者的『零賣商』，即把自己底商品從這里運到那里的都市底市民，也一次也不會這麼想過。他們底行爲，是數百年間淫奢的有產者及

族間的階級鬥爭中的動作；這階級鬥爭，兩者都確信自己的正當的權利。

『現在說狂亂、不正當而喧鬧地在攻擊我們的那零賣商，到底是什麼東西？是欺騙者！他們走我們的道路，他們渡我們底橋梁，他們底馬吃我們森林中的草，但我們對於他們底不付一個錢的通行稅，如我們底父親所做的那樣，對他們要求辯明，是不行的。他們因此，送贈什麼給我們嗎？他們對我們聲說感謝嗎？不，他們是從農民和貴族底身體上，剝去了皮的。他們聯合了敲詐。不如是此，他們一定發生騷動。一切的人，都拚了命地防備；只有貴族，不能不沉默着而忍耐一切。市民居住城池中，只對於支付那於自己相適的稅金的市場商人，許可入場。諸侯，許可徵收許多的年貢和租稅；僧侶，徵收什麼一稅，供物和懺悔金。……只有我們，不能

不對於一切都使滿足，這可不行呀！」

用這麼的話，詩人（註二）於一五〇七年左右，使一個身分很高的貴族（即一國底指導的政治家的選帝侯底宰相），獎勵一個盛氣的同伴，在某野武士底遠征中，得到氣高的野武士的的滿足（不外於在夜間森林中，襲擊單身的零賣商，而掠取那商品。）世間的人，感到這是不正當、是犯罪的形跡，一點也沒有。却正相反對，他守護自己底地位上以前附着在的舊的神聖的權利，對於破壞的革新，守護現存的秩序。這麼的企圖，只是成了他底名譽。這是繼續了那數百年的爭鬥中的貴族全體底法律的道德的底見地。我們要理解那時代底見地，是不可不知道的。

（註二）亞萊克西斯普豐·勃萊獨君底碑子，萊克拉姆版，九四頁。

適用於那時代的事，也能適用於一切的時代。法的見解，是不絕地

流動的，是不絕地發展的。正依據這理由，新的法律，不絕地成了必要。新的關係，在法底領域中，也造就了新的慾望。但這新的關係，是由於不絕的社會的變動而造就了。所以，例如在經營着十分發達了的手工業及商業生活的中世底都市底市民，對於全然適合於什麼的都市還未存在，因而絕無市民這東西底存在底餘地的一個狀態的法律和習慣，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是正當的、是善的。

不論怎樣的人，都不能懷疑各社會底法律和道德，與它底社會狀態及以這為媒介的那時代底經濟狀態底這麼的關係罷。又用這麼的方法，其他的「意特沃羅幾」，即宗教、藝術、家族制度及政治思想等，都被和經濟的基礎結合了（註三）。

（註三）想把宗教底起源，從經濟狀態底變動與由此惹起的社會的編則及其推展來說

明的有趣的企圖，是亞爾達曼（原始共產主義與原始宗教：它底唯物史觀的說明，伯林，亞·綏霍甫書店，一九二二年。）幹的。這企圖底成功如何，只有以歷史以前的研究底幫助來決定。

第七章 結論——馬克思自己底關於史的唯

物論的敘述

這里我們可以將唯物史觀的思想底過程，摘要如次。

物質的慾望底不絕的增進，使人類不絕地注意那增高勞動底生產力。

這事，導引人類由於新的勞動手段和勞動方法底應用，作全生產方法底不斷的變革。因此，社會狀態又變革，階級相互的關係推移，新的階級成立，產生了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這些的社會的變革，又供結了種種的政治上的事件，即戰爭、條約、立法藉以產生的底機緣，而且打了地盤。

同時，由於社會的變革，人類底思考法也變了；即關於法律、道德、宗教及其他的人類底思想，和他們底外部的生活關係一共變動。

唯物史觀底創設者，如大家所知道的那麼，是馬克思。從他底在其中敘述這學說的著作中，這裏將若干的章句當作結論來引用，我以為最為適宜。

在哲學之貧困中，馬克思下面那麼說（註）。

「獲得新的生產力，同時，人類變更了它底在產方法；又生活方法，即獲得自己底生活資料的方法變更，同時，他們變更了它底一切社會關係。」

（註）這著作，是用法蘭西語做的。我引自梅林（Frang Mehring 1846-1919）處

總譯，即他底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三一七頁。

又經濟學批判（一八九七年版，序文一一頁）中，有下列的文句。

「人類在他們底生活底社會的生產裏，走入一定的、必然的、離他們底意志而獨立的關係中；這種關係，就是適應他們底物質的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形成社會底經濟的構造，它是社會底真實基礎；在這基礎上面，建築起法制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又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它適應。物質的生活底生產方式，一般地制約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不是人類底意識決定他們底存在，反是他們底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底意識。

「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到了它底發展底一定的階段，便與它向來在那裏面活動着的當時的生產關係，或僅僅是法制上的表現的所有

關係相衝突。這些關係，便從生產力底發展形態，轉變成它底桎梏。於是社會的革命底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底變遷，巨大的上層建築底全部，或遲緩地或急劇地變革了。

『當觀察這種變革時，必須常常區別自然科學所能忠實地論證的經濟的生產條件上所起的物質的變革，與人們藉以意識這個衝突而且想排擊這衝突的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及哲學上的，簡括說即意識上的各種形態。和不能照着一個人自己以為是怎樣去判斷那個人一樣，我們不能依那時代底意識去判斷那種變革時代；反之，那意識自身，必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中去說明。』

下列的文句，是從共產黨宣言中引出來的。它冒頭中說：

『一切過去的社會底歷史，是階級鬥爭底歷史。』

在第二節無產者與共產主義者（一九〇六年版，三六頁。）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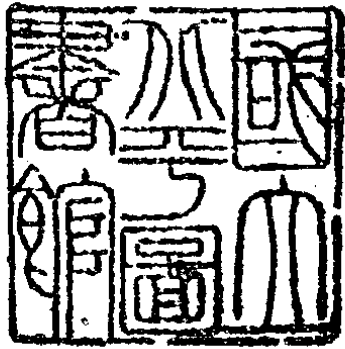
『爲要理解人類底生活關係、他們底社會的關係，他們底社會的存在變動，他們底觀念、見解及概念，簡括地說，他們底意識，一同變動的事，深刻的洞察是必要的罷。』

又資本論第二卷第一三頁中說：

『不問生產底社會的形態如何，勞動者和生產手段常不失爲生產的因子。但這些東西，在相互分離的狀態中，只成爲生產因子的可能性存在着；如爲了生產底施行，兩者必須結合。依隨這結合所行的特殊的樣式，區別那社會構造底種種的經濟的時期。』

最後，再從哲學之貧困中引用一段：

「依隨自己底物質的生產方法，形成社會關係；那同一的人，依隨自己底社會關係，再形成主義和思想。這裡，這些的思想，……和這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久的東西。不絕的運動，在生產力底增加中，在社會關係底分解中，在思想底形成中行着。」



史的唯物論新讀本

著者 Borchardt

譯者 汪馥泉

出版者 言行出版社

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出版 實價四角五分

10
311122

10
311122

\$0.45

00:81